

《长沙方言本字考》商榷

李佳骏, 曾春蓉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省语言资源研究基地, 湖南 湘潭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7日

摘要

《长沙方言本字考》是李敏辞于上世纪末考释长沙方言本字的精彩著述, 对于长沙方言的语音学与训诂学的研究影响重大, 其中考释方言词大部分准确可靠。然而由于时代局限, 如研究条件、研究手段、研究资源的不足, 其中仍存在古今对应关系运用过宽、缺乏其他方言的横向比较以及文献佐证不够丰富问题, 部分词例的考证可待进一步商榷。

关键词

长沙方言, 本字, 湘语

“An 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in Changsha Dialect” Discussion

Jiajun Li, Chunrong Z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Language Resources Research Base, Xiangtan Hunan

Received: April 3, 2026; accepted: May 12, 2026; published: May 27, 2026

Abstract

“An 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in Changsha Dialect” is a brilliant work by Minci Li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Changsha dialect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It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udy of phonetics and exegesis of Changsha dialect, and most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dialect words in it a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cy of research conditions, research means and research resource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 overly broad application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he lack of horizontal comparisons with other dialects, and the lack of abundant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verification of some word examples is subject to further discussion.

Keywords

Changsha Dialect, Original Characters, Xiang Langu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长沙方言本字考》(1994, 以下简称《本字考》) [1]是李敏辞上世纪末考证阐释长沙方言词汇本字的重要著述, 具有较大的训诂学、方言学研究价值与影响力。其中多数观点后来为学界一一证实, 并为一些重要著作所援引, 如《湘方言词汇研究》(2006)中考释“爇”字时提到: “李敏辞《长沙方言本字考》‘爇’字下云: ‘《说文·火部》: “爇, 以火干肉也。”按: 汉代有所谓爇室。字形由爇省为爇, 又由爇省作爇。声转为焞。《集韵》: “焞, 焞也。或作焙。”焞又作爇。焞爇与爇皆古职部字。’……爇同爇(同爇)……”, 以援引《本字考》的论述充分论证了湘方言词本字为“爇”的观点。然而, 由于论文年代所限, 《本字考》在考释方言本字形、音、义的古今对应关系、比较其他方言以及搜集近现代方言文献佐证的方面也难免有所疏漏之处。

2. 考证本字的目的与方法

“本字”是指表示本义的最开始的汉字字形。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 在汉语中, 一个字通常就是一个语素, 当语素经历了长期的历时演变, 其音、义在后世发生了变化, 与字形的联系渐渐变得不再紧密, 使人已经无法认清语素的历史源流, 便造成了一种语言中语言使用者不知应用何字来表达某个语素意义的情况, 考证本字的目的即是为了寻找语素的来源。李荣(1991)指出: “字形体现音义, 音义寄托在字形上。研究本字就是研究字的来历。” [2]李如龙(2017)指出: “为方言词考求本字, 主要不是为了给方言词找个合适的字来写, 而是为了追究方言词的来历, 考察古今语音和字义演变规律, 既是方言词的历史透视, 也是汉语史的规律验证。” [3]清代以来, 诸多学者注意到了汉语方言中形音义不能对应的词的本字问题并展开了探讨, 著述有清代如翟灏《通俗编》(1751), 钱大昕《恒言录》(1805)等, 现代如章太炎《新方言》(1908), 杨树达《长沙方言考》(1936), 李荣《考本字甘苦》(1997)等。直至今日, 汉语方言本字的考证研究方兴未艾。

长沙方言本字考证的研究, 最早的著述是杨树达《长沙方言考》(1936), 此文对于长沙方言词汇中的本字古音古义的考证颇有建树, 对于所考字目大多作出了精妙而准确的论证, 然而由于著述年代的局限性, 仍然存在着考证分析方言本字不够严谨的问题, 李康澄(2019)指出“《长沙方言考》材料丰富, 广征博引, 所考条目绝大多数都精确可信, 但由于时代的限制, 古今语音的音变原理运用得过于宽泛, 方言之间的比较有所忽略。” [4]杨后, 上世纪末王箕裘的《长沙方言考补遗》(1990), 对于杨文考证长沙方言本字进行了效法与补考, 江灏(1991)曾指出《长沙方言考补遗》(1990)考据本字大部分了然可信, 然而在论证方言本字声韵调上仍有少数不符合古今语音规律的纰漏。《本字考》也同样存在着与上述著述相似的部分考据不精的问题, 如古今语音对应关系原则运用过宽、缺乏其他方言比较及近现代方言文献的佐证。鉴于早期学者考证方言本字时存在的对古今语音对应规律把握不严、语音演变处理过宽的现象, 王福堂(2003)在论析方言本字考证中的字音问题时指出除了依据古今对应的一般原则以外, 还需要通过方言间的语音比较、在白读音中、在早期时间层次中寻求本字。而对于方言本字考证中的词义问题, 则应

通过对音变规律的探求、根据词义转化的踪迹、根据词类转化的线索、结合词语在史实或传说中的意义变化考证本字[5]。李康澄(2019)曾对汉语方言学考本字的方法作出了科学而严谨的总结, 考证方言本字须遵循三大原则, 第一: 语音相同、语义相同或相近原则。指所考词与本字之间在声韵调上必须符合古今语音对应规律, 并参考周边方言。方言中的词义当对应于历史文献中记录的词的本义或者引申义。第二: 古代文献材料佐证原则。指所考释词的音义当符合历史文献中的记录。第三: 邻近方言比较原则。指考证本字当注重在语音、语义、语法上与邻近方言尤其是姐妹方言进行比较与相互验证[4]。本文将参考上述研究方法辨析《本字考》中的本字考证问题。

3. 《长沙方言本字考》待商榷之处

《本字考》论证清晰, 考据细致, 大部分条目的考证翔实可信, 遵循了古代文献材料佐证及语音语义相同或相近原则进行考证, 然而由于著述年代研究条件、手段及资源的局限, 古今语音对应关系原则运用过宽、缺乏其他方言比较以及缺少近现代方言文献的佐证, 部分词例的考证尚可进一步商榷。《本字考》字目后作者只注明了长沙方言五度标记号, 并未注明调类名称, 据《长沙方言研究》(1999) [6]中关于调类与调值的描述, 笔者将文中五度标记所对应的调类名称注在音标后。下面我们逐条分析《本字考》中部分可待商榷的考证词例。词例依次为: ① 鬻 ② 啮 ③ 歃 ④ 刖 ⑤ 熬 ⑥ 憻 ⑦ 罟 ⑧ 亢

鬻 pu1(注: 阳平调)液体沸腾溢出: 留神, 牛奶~出来哒。《说文·鬻部》: “炊釜鬻溢也。从鬻字声。”蒲没切。段注: “今江苏俗谓火盛水鬻溢出为铺出, ~之转语也。正当作~字。”

按: “鬻”在《说文解字》中本义是“炊釜鬻溢”。与今方言义合, 然此字列在鬻部内, 乃从鬻字声的形声字。今长沙液体沸腾溢出义词读阳平[ɛpu], 根据古今对应规律, “鬻”声母为並母, 作为古全浊塞音声母, 于今长沙话中不论平仄一般读为不送气清音[p], 于入声字中可读为送气清音[pʰ], “鬻”韵母为没韵, 臻摄入声帮系合口一等今长沙话读[u]或[ə], 声调为入声, 今长沙应读入声调, 不应读此词之阳平调。参照同样有独立入声调的长沙周边地区方言, 表液体溢出义词如岳阳读[ɛpʰu] [7], 汨罗长乐读[ɛpo] [8], 与“鬻”蒲没切之古入声声调不符。比照全国各地, 有独立入声的地区表“液体沸腾溢出”义词南京、上海、南昌等地读作阴平[ɛpʰu] [9], 舟山读作上声[ɛpʰu] [10], 厦门读作阳去[pʰu²] [11], 览全国各地方言文献未见入声读法。《现代汉语词典》(2016) [12]收有“潜”字, 释义为“液体沸腾溢出”。《集韵》: “潜, 颇五切, 音普。水也。”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 [9], 今全国诸多地区方言(哈尔滨、武汉、成都等)有表“液体沸腾溢出”义的“潜”字, 多数读为阴平调。其中, 娄底话[ɛpʰu]与“潜”的中古音韵地位相合, 符合“颇五切”的上声读音, 但“潜”中古上声调与长沙液体沸腾溢出义词之阳平调不合。总之, 有独立入声的地区方言中, 表液体沸腾溢出义词未见有符合“鬻”的中古音韵地位相应读法。

啮 ŋa1(注: 阴去调)咬: 陪(赔)你坐上头^{上方, 尊位}, 请你~骨头。(小儿谑语)《玉篇》: “~, 狗欲齧。”《广韵·佳韵》“犬斗, 五佳切。”又, 长沙话把咬不烂嚼不动叫 ŋa1不 ŋie1。前字考作啮, 已见上文。后字当为齧。《说文·齿部》“齧, 噬也。从齿𠂔声。”五结切。段注: “口部曰: ‘噬, 啗也。’ <释名>曰: ‘鸟曰啄, 兽曰齧。齧齧也。所临则秃齧也。’”《说文·齿部》: “齧, 缺齿也。”段注: “引申凡缺皆曰齧。”故《淮南子·人间训》“剑之折必有齧。”高注: “齧, 缺也。”《庄子·天地》有人名齧缺。

按: “啮”在《广韵》中的反切为五佳切。《集韵》中为宜佳切, 音崖。本义为犬类相斗齧牙咧嘴的样子[13]。“齧”表噬、咬之义, “啮”义为“狗欲齧”, 并非直指噬、咬之义, 而仅指狗想要噬咬, 犬类相斗齧牙咧嘴, 据此, “啮”承载“噬咬”义需要经过词义引申, “噬咬”并非其本义。又, 啮在《广韵》中为疑母佳韵平声开口二等字, 今长沙表咬义音[ŋa¹]为阴去调, 声调不相符。“咬”义词长沙周边方言如益阳沅江读为[ŋa₃], 株洲芦淞区读为[ŋa²], 湘阴读为[ŋa³], ¹益阳市区读[ŋa²] [14], 浏阳读[ŋa₃] [15],

¹以上方言用例见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

衡山读[ŋa₃] [16], 均非平声。含“啮”在内的蟹摄舒声见系开口一二等字今长沙当读[ai]韵母。《湘音检字》(1937) [17]收录“啮”字长沙音为兀斫, 声调为阳平, 下注“犬斗时声”, 转换为国际音标即[ɛŋai], 较之今咬义读音[ŋa²]多出一[i]韵尾, 且非入声, 二者音、义皆不合。李敏辞认为: “长沙话把咬不烂嚼不动叫 ŋa₁不 ŋie₁。后字当为齧。”“齧”即“啮”之异体, “齧”在《唐韵》中反切为五结切。《集韵》《韵会》中为倪结切。《正韵》中为鱼列切, 音臬。根据古今语音对应的一般规律, 今长沙“齧”当读为入声[ŋie₃] (文读), 况“咬不烂嚼不动”长沙亦多读为[ŋa²]不[ŋi²],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 [9]中长沙话有词条: “咬不義 ŋa₁ pu₁ ŋi₁ = 咬不爛 ŋa₁ pu₁ lan₁ = 噉不義 tsiau₁ pu₁ ŋi₁ = 噉不爛 tsiau₁ pu₁ lan₁ 嚼不動”, [ŋie²]可能仅为[ŋi²]的一声之转, 无法决定依据具体哪一种读音来考定本字, 故“ŋa₁不 ŋie₁”后字“ŋie₁”并没有充分证据可考定为“齧”。我们认为, 长沙方言本条目待考词“啮”这一表“咬”义词可能本字为“啮”, “啮”《广韵》中为疑母屑韵入声开口四等字, 义为“噬也”。《后汉书·费长房传》: “眾蛇競來, 啮索且斷。”意义符合长沙“咬”义。山摄入声开口四等字韵今长沙少数字可读[ia], 如“节”字, 《湘音检字》(1937) [17]的二二二页“湘音补遗”中记音为“ㄗ ㄌ ㄩ”, 并注明为“语音兼叶音”, “语音”的意思是口语中所念的音, 即今所谓“白读音”, 语言系统中的白读音具有重要语音史料价值。由此可知, 长沙话与“节”同韵同调的“啮”字韵母主元音亦有为[a]的合理性。今长沙古疑母在洪音前与古影母相混, 读[ŋ] [z] [ø], 合“啮”[ŋa]声母之[ŋ]。李荣(1956)认为中古四等韵没有介音[i] [18], 若此说法成立, “啮”是有可能未增生介音[i]而今长沙话滞古读为洪音[ŋa]的。如长沙话“搨”字在《训诂谐音》(1882) [19]中与“勒”“肋”等同音。“搨”是屑韵入声开口四等字, 与“啮”字同韵同调, 与开口一等字“勒”“肋”同读为无介音的洪音[lə₃], 可证上说。关于声调问题, 鲍厚星(2006) [20]指出: “长沙话古入声今读入声, 如‘笔得湿急麦纳入月白读食局’, 其中次浊入和全浊入有少数字读阴去, 如‘幕捋烙亿剧玉滑贼’李康澄(2022)认为: “在入声部分舒化的湘方言中, 入声舒化存在明显音变条件, 古入声字多以浊声母为条件演变为去声。” [21]次浊入声字的“啮”有舒化为长沙阴去调而作为相对于其文读音[ŋie₃]的白读音[ŋa²]存在的理据性。李康澄(2022)在论述包括长沙话的湘语入声调时指出: “就词汇语体色彩而言, 入声字读非入声调, 通常出现在口语性很强的常用词语中; 入声字读入声调, 则通常出现在书面色彩比较浓厚的词语中。” [21]长沙表“咬”义的[ŋa²]口语性极强, 在日常生活口语交流中较为常用。故推测此词本字可能为“啮”。

歎ua₁ (注: 上声调)打~: 胸中逆涌、欲呕而未呕。我心里打~, 要呕哒。《说文·欠部》: “~, 咽中息不利也。从欠骨声。”乌八切。《广韵·没韵》乌没切有~字, 云: “<说文>曰‘咽中息不利也’。本一滑切。”此字杨遇夫先生考作歎。

按: “歎”在《广韵》中的反切为乌八切, 音轧。在《说文解字》中为从欠, 骨声。《说文解字注》: “烏八切。咽中息不利也。玄應本作气息不利。多气字。咽者, 噬也。咽中息不利, 若髓而非髓也。”《通俗文》: “大咽曰歎。咽讀去聲。與許義不合。”查《长沙方言研究》(1999) [6]记录了“哇”一词, 音为上声[⁵⁵ua], 义为“象声词, 呕吐时嘴里发出的声音”, 组词为“打哇”。今长沙周边地区, 常德有表干呕义词: [⁵⁵ua] [22], 益阳(市区)有表呕吐义词: [⁵⁵ya] [14], 大多为上声, 而非入声。《广韵》中, 歎为影母没韵入声合口一等或影母黠韵入声合口二等字, 由音韵地位古今对应规律可知韵母今读, 臻摄入声见系合口一等长沙今音当为[u], 山摄入见系合口二等长沙今当读[a] [ua]。中古调类为入声, 今长沙当读入声, 本词今长沙读上声调, 与之不相符合。根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 [9], 各地方言词典中同表呕吐或干呕义的, 与长沙方言干呕义[⁵⁵ua]一词音韵地位相似的有一“噉”字, 各地此词除合口呼外也有撮口呼读音, 如哈尔滨[ye]、济南[yə]、徐州[yə] (南宁平话为[βe], 雷州为[ue], 非撮口呼)皆读撮口。按“噉”在《说文解字》中义为气悟也。从口歲声。於月切。位于《广韵》影母月韵(或薛韵)入声合口三等地位, 其合口三等可以解释各地撮口呼介音[y]的由来。各地方言中此词调类较为杂乱, 声调有阳平(徐

州)、上声(哈尔滨)、阴去(雷州)、入声(宁波)不等[9], 调类的多样说明表呕吐或干呕义词本字仍然值得商榷, “歎”字并不能大范围解释全国各地方言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9]中长沙话“噤”字读作阴去[ya²], 义为“大声喊叫”, 虽记为“噤”字, 但其意义非“呕吐”, 并非我们所讨论的词。而表呕吐/干呕义的词,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9]中长沙话记为“哇”[²ua], 如“打哇”, 释义为“膈肌、腹部肌肉突然收缩, 同时发出‘哇’的一声, 但胃内食物尚未呕出。”此方为本条目待考词, 未记作“歎”字。李文又提到“此字杨遇夫先生考作歎。”“歎”在《唐韵》中的反切为哀都切, 《说文解字》中注为“心有所恶, 若吐也。从欠烏聲。一曰口相就。”“歎”在《广韵》中为影母模韵平声开口一等字, 根据古今音韵地位对应规律, 影母今长沙读[ŋ]和[ø], 遇摄见系一等字今韵母读[u], 今长沙声韵配合无[ŋu]音, “歎”今长沙应读为[²cu], 与表干呕义词实际音[²ua]相差甚远, 谓其本字为“歎”尤不可靠。

刖 ye1(注: 上声调)弄断: 把那根棍子~脱一截。《说文·刀部》: “~ , 绝也。从刀月声。”鱼厥切。段注: “凡绝皆曰~。故剗下曰: ‘~鼻也。’~足则为跖。”《广韵·月韵》释义、注音均同《说文》。《广雅·释诂一》: “~断也。”又, 弄断也说成“te‘ye”, 其本字疑即“绝”字。

按: “刖”在《说文解字注》中反切为鱼厥切。义为绝也。从刀。月声。《说文解字注》: “凡絕皆稱刖。故剗下云刖鼻也。刖足則爲跖。《周禮》: 刖者使守圜。此是假刖爲跖。困九五: 剗刖。京房作剗劓。《說文》劓與刖義同。”“刖”在《广韵》中为疑母月韵入声合口三等字, 义为“折也”。今长沙读上声, 于古音入声不合。此字见于《湘音检字》(1937)[17]八三页, “刖”注音为ㄐㄞ, 声调为入声, 注义为“断足也”, 音义皆不合今弄断义词方音。《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9]记录今各地方言表弄断义相近音韵地位词有[²ye] (牟平), [²ye] (成都), [²ye] (银川), [ʔyaʔ₃] (杭州)等, 记作“扞”字。声调有平、上、入声不等, 以上声为较常见, 入声为仅见。长沙周边地区如岳阳读[²ye] [7], 汨罗长乐读[²yō] [8], 益阳(市区)读[²ye] [14], 常德读[²ye] [22]等, 大多数为上声调。故谓此词本字为入声的“刖”, 无法适用于长沙及长沙周边绝大多数地区方言词, 缺乏可靠性。又, 李文提到“弄断也说成‘te‘ye’, 其本字疑即‘绝’字。”《长沙方言研究》(1998)[6]中记有未考本字词[²te‘hye], 义为“折断”。根据笔者在长沙生活时的日常听感, “绝”在长沙方言中有多种读音: [tsie₃] [tciē₃] [te‘hie²] [teye₃]等, 属文白读的多层叠置现象, 其中保留齐齿呼介音的读音为本地读音, 长沙山摄三等薛韵精组字今本读[ie]韵。据《汉语方音字汇》(2003)记录, 2003年, 长沙“绝”仍读[tciē₃] [23], 晚于李敏辞著此文时(1994年)9年。长沙“绝”的撮口呼[y]的产生是受共同语影响后期形成的, 介音[y]晚近产生的性质决定其不可能在口语性极强的表弄断义的常用语词[te‘hye]中出现。“绝”于现有长沙方言文献材料中并不见读[te‘hye]记录。“绝”于《广韵》中位于从母薛韵入声合口三等地位, 长沙方言山摄合口三等入声字今读[ie]韵, 位于从母后的中古撮口呼介音今读为齐齿呼[i], 而后经历精组见组尖团音合流过程, 声母由齿龈音顎化为龈顎音, 而介音[i]依旧不变, 而后受共同语影响介音进一步变为[y]。变读撮口呼介音至少为2003年后流行的晚期音变。王福堂(2003)指出: “一般情况下, 文读音是外来的, 白读音是方言本有的, 通过文读音借入的词语大多因属晚近而无须考证。而在方言原有的白读音中则多有因经历长期的音义变化而需要考证的本字。”[5]考定本字应尽量从白读音着手, 相对于[+撮口呼]而言, [-撮口呼]为相对的白读音, 常用性较高的弄断义词应当保存着本地固有白读音, 而非相反。又, “绝”为中古入声, 今长沙当仍读入声, 与弄断义的[²te‘hye]声调不符, 故谓其本字为“绝”是很可疑的。

熬 ŋau1(注: 阴平调)菜: 做菜。《说文·火部》: “~ , 干煎也。从火熬声。”五牢切。《广韵》同。

按: “熬”在《说文解字注》中注为“五牢切, 乾煎也。从火。敖聲。”《方言》: “熬, 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 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根据古今对应规律, “熬”今长沙应读阳平, 不符此做菜义词阴平声调。我们认为此词本字当是“爇”。《长沙方言研究》(1999)[6]收录了“爇”字, 音为[²ŋau], 组词为“~菜”。《集韵》中“爇”义为“煨也”。《前汉·杨恽传》: “烹羊炰羔。(註)師古

曰：炆毛炙肉也。即今所谓燠也。燠，一高反。”《西游记·第九回》：“烹蝦煮蟹朝朝樂，炒鴨燠雞日日豐。”“燠”与“烹”“煮”“炒”等常见做菜义动词相对举。《现代汉语词典》(2016) [12]中“燠”义为“放在微火上煨熟”。与今长沙泛指炒菜义有相近之处。按“一高反”这一反切，“燠”声母为影母，古影、疑母开口一二等在今长沙话中大多读[n]声母。反切下字为“高”为开口一等豪韵字，对应今长沙韵当为[au]。反切上字为阴调，反切下字为平声，所切字当为阴平，符合今长沙阴平的读法。此词全国各地方言中有以下读音：[ɛŋau] (贵阳、成都)、[ɛŋə] (济南)、[ɛə] (洛阳) [9]，这些地区词均符合其方言语音系统中“一高反”之反切，且义为“做菜”，调类皆为阴平，符合“燠”的中古韵书对应音义。又，做菜义词长沙周边同属长潭小片方言如益阳(市区)话读[ɛŋau] [14]，湘潭话读[ɛŋau] [24]，与《集韵》“燠”音义皆合。故谓长沙做菜义的[ɛŋau]本字为“熬”不甚可靠。

憍懂 mən¹ tən¹ (注：二字为上声调)昏愚不晓事：那是个～伢了。～人走～运。《说文·心部》：“憍，不明也。从心夢声。”武亘切。《说文·人部》：“懂，未冠也。从人童声。”徒红切。《广雅·释诂三》：“懂，痴也。”《国语·晋语四》注：“懂，无知也。”

按：“懂”在《唐韵》中反切为徒红切。《集韵》《韵会》中注为“徒东切，音同”。《说文解字》中注为“未冠也”。“懂”的反切上字为阳调，反切下字为平声，所切字当为阳平，今长沙话当读为阳平，与本条目中词“懂”音[tən]上声调不符。《湘音检字》(1937) [17]中，“懂”注湘音为ㄊㄣˊ，声调为阳平，组词为“～僕”。《湘音检字》此字音义皆与本条目词“懂”[tən]不合。我们认为，长沙表示昏愚不晓事的[mən¹ tən¹]本字当为“懵懂”，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 [9]见有“懵懂”一词，表示“糊涂，不明事理”。柳州，忻州，娄底，宁波，南昌等地方言使用，未见长沙。《新华词典》(第4版) (2013) [25]“懵懂”义为糊涂；不明事理。元关汉卿《望江亭·第三折》：“那厮也忒懵懂玉山低起，著鬼祟醉眼乜斜。”《西游记·第四三回》：“你这厮十分懵懂！你道僧人是誰？”古籍中也作“蒙懂”“蒙懂”“瞢懂”。长沙[mən¹ tən¹]一词与“懵懂”古今音义相合，“懵”在《广韵》中为“莫孔切”。符合长沙[mən¹]音韵地位。“懵”在《集韵》中注为“同憍”。“懵”既与“憍”同，故李敏辞考定“憍”字是正确的，却依据错了反切。按理应据《广韵》中“憍，莫孔切，心乱貌。”由“莫孔切”知反切上字为次浊，反切下字为上声，所切字当为次浊上声，次浊上声今长沙仍读上声[mən¹]，与“莫孔切”相符。而不应据“武亘切”，此反切上字为次浊，反切下字为去声，所切字当为次浊去声，并不符合长沙方言本条目待考词[mən¹]之上声调。“懂”于《广韵》中地位为端母董韵上声开口一等，亦合于长沙(新派)今[tən]音。与“懵懂”近似的有“憍懂”一词，《汉语大词典》(第7卷)(1994) [26]中“憍懂”含义为“糊涂”，注音为 mènɡ chōng，后字“懂”《广韵》中反切为尺容切或直绛切，与长沙本词[mən¹ tən¹]音地位甚不合。然而，长沙另有“夢冲”[moŋ² ɛtʰoŋ]一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 [9]长沙话有记音词“夢里夢冲”[moŋ² · limoŋ² ɛtʰoŋ]，释义为：“① 頭腦不清醒：那隻人有點～ ② 胡思亂想，異想天開：你莫在咯裏～ ③ 訓斥小孩不懂長幼之禮，亂講話：你哪裏咯樣～ 嚶，罵起叔叔來噠！”，长沙“夢冲”与“憍懂”词义、音韵地位皆相合，疑即此词。《说文·心部》：“憍，不明也。从心夢声。武亘切。”此反切上字为次浊，反切下字为去声，所切字当为次浊去声，今长沙古去声次浊声母字一部分读阳去，如“慢内认愿”，今长沙“憍”[moŋ²]读阳去符合语音对应规律。“懂”在《唐韵》中反切为尺容切。《集韵》《韵会》中为“昌容切，音衝。”此字反切上字为阴调，反切下字为平声，所切字当为阴平调。“懂”在《广韵》中位于昌母钟韵开口三等地位，对应今长沙(老派)当读阴平[ɛtʰoŋ]，而长沙本词中[ɛtʰoŋ]音正与之相符。

𦉳 tɕio¹ (注：阴去调)呼鸡声。象声词，诱致鸡禽就食时用。《说文·𠂔部》：“呼鸡，重言之。从𠂔，从州声，读若祝。”之六切。段注：“鸡声～～，故人效其声呼之。”今儿语尚称鸡为鸡～～。

按：“𦉳”在《广韵》中为章母屋韵入声开口三等字，古通摄入声知系三等字韵母今长沙一般当读

[əu], 而非[io]。且𪔐为入声字, 今长沙仍应读入声, 而不应读阴去, 故此字音韵地位与今长沙本条目词音甚不合。《湘音检字》(1937) [17]中, “𪔐(𪔐)” 注音为虫又及虫乙, 声调皆为入声, 非阴去调, 义为呼鸡声。读音转换为国际音标即分别为[tʂəu₂]与[tʂo₂], 非[teio²]。长沙周边地区, 与本条目词相当地位的词在汨罗长乐读为[tɕ^hio²] [8], 在衡山读为[teio²] [16], 含义都为唤鸡声, 读为阴去调。此词在湘方言中音值统一覆盖范围较广, 普遍为彼此相似的高升调或高平调调型, 这是拟声词的特点。在实际研究中, 并不是每一个方言词都有本字可考, 拟声词很可能有音无字。故谓长沙唤鸡声[teio²]本字为“𪔐”不甚可靠。

亢 kən¹(注: 阴平调)颈: 他的颈~很长。《说文·亢部》: “~, 人颈也。从大省, 象颈脉形。……颀, ~或从页。” 古郎切。

按: “亢” 在《唐韵》中反切为“古郎切”。《集韵》《韵会》《正韵》中注为“居郎切, 音岡”。《说文解字》中注为“人颈也”。《广韵》中“亢” 为见母唐韵平声开口一等字, 宕摄舒声见系开口一等字韵母今长沙(新派)当读[an], 而本条目待考词的韵母[ən]只可能来源于深臻曾梗通五摄(老派长沙话[ən]不来源于通摄, 本条目待考词新老派音同为[ən]), 不可能来源于宕摄。《湘音检字》(1937) [17]中“亢” 有两种注音: 去声巧亢, 阴平ㄍ亢, 转换为国际音标分别为[k^haŋ²]与[_ckaŋ], 未见[_ckən]读音。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 [9], 各地方言中表脖子义来自中古深臻曾梗摄地位字有阴平读法[_ckən] (贵阳、南京、长沙), 记作“根”字, 也有上声读法[²keŋ] (丹阳), 记作“梗”字, 未见来自于中古宕摄的对应读音。长沙周边地区, 记音词“颈根”的后音节与长沙本条目词地位相当的有: 湘潭雨湖读为[²tein] [_ckən], 益阳南县读为[²tein_ckən], 益阳资阳读为[²teiäkən_s], ²后音节均未见有宕摄地位读音。故谓长沙表脖子义的[_ckən]本字为“亢”并不可靠。

4. 结语

汉语各方言是由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汉民族共同语分化而来的, 方言与共同语有其同源关系。在方言中, 除地方土著语言的残存或后起创新词外, 大多都曾有其书面语形式, 皆有本字可寻。然而, 方言词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 由于缺乏文教的规训, 形、音、义逐渐与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书面语脱节, 使得一个字在韵书上的反切与方言词的语音形式未必完整对应, 韵书上所注的字义与方言词义也未必完全相同, 这是考本字困难之处, 因此, 部分学者在考证方言本字时往往只能草草用“一声之转”来解释方言词与本字之间的语音差异。考本字应当注重语言的自身内部拟测, 在本方言或姐妹方言系统内部的不规则差异中找到共同的特殊的方言演变规律。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南土话语音的深度描写及变异研究”(编号: 24BYY057);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南土话与湘南官话接触研究”(编号: 17JD34); 湖南卫视汪涵个人资助项目“湖南方言调查‘响应’计划”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 [1] 李敏辞. 长沙方言本字考[J]. 古汉语研究, 1994(S1): 88-91.
- [2] 李荣. 颀風的本字(中)[J]. 方言, 1991(1): 1-9.
- [3] 李如龙. 汉语方言调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4] 李康澄. 《长沙方言考》本字商榷[J]. 汉语学报, 2019(2): 88-94, 96.
- [5] 王福堂. 方言本字考证说略[J]. 方言, 2003(4): 289-298.

²以上方言用例见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

-
- [6] 鲍厚星, 等. 长沙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 [7] 方平权. 岳阳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8] 陈山青. 汨罗长乐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6.
- [9] 李荣.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 [10] 方松熹. 舟山方言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 [11] 周长楫, 欧阳忆耘. 厦门方言研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3]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6.
- [14] 徐慧. 益阳方言语法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15] 夏剑钦. 浏阳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16] 彭泽润. 衡山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 [17] 李旦莫. 湘音检字[M]. 长沙: 长沙锦文印书馆, 1937.
- [18] 李荣. 切韵音系[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111-113.
- [19] 槐荫主人. 训诂谐音[M]. 唵煤书室, 1882.
- [20] 鲍厚星. 湘方言概要[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21] 李康澄. 湘语声调演变特点综论[J]. 现代语文, 2022(7): 11-18, 2.
- [22] 郑庆君. 常德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 [23]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汉语方音字汇[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3.
- [24] 侯精一. 湘潭话音档[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25]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 新华词典[M]. 第3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26]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第7卷) [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4.